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疏義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强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愚謂來雝雝、至肅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盡也、和敬兼盡、則嚴而泰、和

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兩病矣、
六帖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恭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孝孫王祀、無有一段淵然默然、潛乎默感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方與神明合德、
古義來者○非一之辭○孔穎達云、彼從本國而來也、至者、至於周廟也、止、語辭、維字重看、闡光德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複大夫助祭意、天子○以位言○武王自謂也○漢書韋玄成云、惟聖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觧按集傳○雝○與公叶○篇內同○古義○雝公○冬韻○肅穆○屋韻○通篇俱兩句用韻○蓋一章○四節○十六句○八韻○亦聲律之至奇者○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疏義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

故不同、

大全臨川王氏曰、大牲、碩大肥腯之謂也、

六帖顧大韶曰、於薦二句、疏云、於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經旨了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牡。不知周禮九貢惟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乎。天子自有牧人充人等官。其牲何所不備。而乃取給於諸侯也。商頌大糦是承句同。此綏予孝子。不應作疑詞。蓋此是徹祭之歌耳。

古義按攢量曰廣廣牡。即雒誥所云騂牛一者。

麟按集傳考。叶音。古義。牡考。有韻。祀子。紙韻。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〇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

疏義以名號之、謂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故與太甲之類皆名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人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衞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定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通解宣○通於事○指明於理○宣指文武○俱要着文王實事說○克昌厥後○後字○自指文王一身言○觀下綏我二句可見○

麟按集傳○天○叶鐵因反○古義○人天○真韻○后後○有韻○〇詩通云、本○

文只言燕皇天而注就及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王得天眷上說後即武王自言不須指出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乎烈考文母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

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詩通末二句。即指當日之事。

麟按集傳。考。亦叶音口。毋。叶滿彼反。古義。壽。考。有韻。祉。毋。紙韻。古義又云。此篇句句隔韻矣。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韻。第六八韻。又承第四韻。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大全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

古義陳暘云、大祭祀、皆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燕食、黃佐云、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孔疏和亦鈴也、言在軾前、詞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旐、是鈴

在旂上、○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陰曰之、非諸侯自言曰也、

嚴緝 杜預曰、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李氏曰、烈、大也、

疏義 法度、泛以朝廷典禮言、

六帖 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攻詩○東都之作○本為會同○而詩之作○則重田獵也○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

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嚴緝】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

【輯錄】通釋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通解】孝享。以王者言。而諸侯助之。觀下節注又言孝享可見。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是。與。上。節。爲。韻。也。詩說云。觀注先乃又三字。本當三開說。而首二節略有相粘意。當此處斷。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

嘏、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〇又。言前三句壽考以介眉壽。而受多福。後三句是皆諸

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總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基歸德於

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疏義永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以介眉壽則長有多祜矣〇因

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受福。

蘇按疏義大全。祜後五反。嘏叶音左古義譽額。古義又云。徐光

故云、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功德碑本此。則是上三句

言祭而獲福。而下三句歸功於所以致之之由。純嘏即多祜。變

文成章耳不必如疏義有漸進極盛之說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孔疏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

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敎雕古今字

嚴緝童書有客喜之也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

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

大全孔氏曰命微子爲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

緝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是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確之丈毋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辨

者不能異騂矣。集傳馬叶滿補反。古義屬韻。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麟按言授二句。商量擬議之詞。非已然事。馬集傳曰同上者。云亦滿補反也。連上節為一韻。但上三句無叶〇次節帶叶上節。頌與載見一例。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

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美、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解按已追之。又綏之。是兩項。然俱非實事。末二句。說通云。言可留之意而不言客之可留。言外之旨長矣。易也。通解云。坦易非不難之謂。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

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强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古義通篇俱無韻。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内已有武王之諡而其說誤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内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

古義序云奏大武也唐孔氏及朱子皆謂周公象武王之

功作大武之樂、蓋本於明堂位篇、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
作樂之說、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以武名、四代之樂、如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為一代大事
故耳、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
終為一成、賈公彥云、舞人須有限約、立四表、以與舞人為
曲別也、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從第二至第三為
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發轉身南向、於

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陳祥道云、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暨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陳暘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御奏自然之符也、

又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古者帝王之於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各適其時故也、

麟按舞有綴兆表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濫觴歟、今踵而行之者、乃如土偶、或失其故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麟按集傳造叶徂候反○孝叶呼候反○古晧宥韻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

念玆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麟按集傳○庭○叶去聲○下二句易明○無註○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王也○承上文言武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通解序字與文武之業業寧不墜遂基自己有之曰業自相傳言之曰序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五篇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

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大全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慶源輔氏曰、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嘆眇躬之涼薄、若前怡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

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焄蒿悽愴、如或見之也、誦
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
覆曲盡、有無窮之歎詠也哉、
通解許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治
武王之齊其家也、○此皆昭考之道散殊處上言昭考之道、泛
自其一節言、此言家庭之道、專自其一節言、言不求道於遠、求
道於近也、保明二字、亦在行道上說、此比堪多難尚高一層、保
明其身而多難不足言矣、此武王之志也、
六帖張叔翹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特為匹之

例、古人語多如此、父之爲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其盡也、以
聖人對沖人言、故曰愍、
古義通篇俱無韻○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大全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嗣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大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麟按集傳○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韻○各三句一截○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疏義】及者○及於聰敬之地○

【辯按】上章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章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學問道理○俱說到着實處○故佳○子與止叶○將與明行叶集傳明謨郎反○行戶郎反也○古義子止紙韻○將明行陽韻○各二句一連○

敘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

宕出正指

助哉○

古義初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信之而疑周公、其後三監挾殷以叛、成王至是始白周公之忠、而悔己之輕信三叔、以致禍亂也、曰、予其懲創往日之失、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毖後日之患乎、爾廷臣其毋以予往日者爲昏爲愼而棄我也、孔云、我今欲愼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自莫予荓蜂以下、皆追數往日之失、予之所以其懲者此也、莫之爲無、音之近也、荓通作迸、斥逐散走也、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蠭、說文云、飛蟲螫人者、[illegible]

類云、蟲種類至多、土蜂黑色、最大者螫人至死、陸佃云、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愚按漢書中山靖王傳云、讒言之徒蠭生、顏師古注、以爲衆多也、此詩比意與彼同、當管叔流言、與羣叔羣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羅於螫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辛屬金、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故以爲痛苦之義、桃蟲、小鳥、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鴱、按鷦即鷦鷯也、鷯、一作鶍、又名鷦鷃、江東呼布母、陸佃云、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襪然、

故又一名蔑雀、又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鵰鶚、陸璣亦謂鷦鷯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及觀焦氏易林、亦有桃蟲生鵰之語、毛傳解此、以為鳥之始小終大者、義實本此、若以比武庚、則郝敬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鳥也、然鷦化為鵰、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為鳥乎、集者栖止之義、

蓼、說文云辛菜薔虞也、按爾雅薔虞蓼即此、郭璞以為澤蓼也、陸佃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羅願云、越王苦思報吳、臥則以

蓼、毛傳云、集于蓼、言辛苦也、李太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蓼以喻武王之喪也。言己方幼沖。不堪國之多難。而又遭當大喪之苦。故曰又集于蓼也。

講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甚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以且予其懲。與而毖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滚下。莫予莫字頗有多解。但竝以莫對自較勝。大意言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古文莫予莫我。如莫我肯德之類。皆倒句。使文耳。此章魯詩世學。六帖。古義。雖各有小有叶。然俱未詳。姑闕。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輯按此章予其懲而後毖後患作一句讀○維清肇禋迄用有成亦作一句讀○則兩詩各少一句矣○村塾每云句讀師○其名不易當尚如此○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疏義 解、音蟹、凍釋土膏動、故解散、

大全 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除草曰芟、薙、音

弟繩、音孕、含實曰繩、

通解柞、柞其木子、非柞大木也、曰芟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朱子引秋官柞氏句、以為除木曰柞之徵耳、此節總敘耕時事○

講意芟柞不是耕、益將耕、先芟除其草木、

麟按集傳○柞○叶疾各反○澤○叶徒雒反○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通解此節總敘耘時事○

麟按畛○平聲○字彙畛本止忍反○此平聲者○亦以韻相就耳○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貪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貪、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

孔疏坊記云、家無二主、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

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饟而行、强有餘力、謂其人强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强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强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内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傳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有立、於為人

所役者望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

通解自此以下至綿綿其麃。反覆言耕耘之事。蓋農人之務以耕耘為重。然首二節雖略言而未發其說。故後詳之。

古義伯、長子、班固云、子最長、迫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陳際泰云、人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所暱。婦女自饁。氣體為勞。又相慰藉也。

辯按疏義大全俱云。士。與。以。叶。是上。六句。三句。一連也。前三句舉其人。後三句言其饁。嚴詩緝云。當饁餉之時。有噴然眾人飲

食之馨。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饁婦則就其夫。有嗿句圓帶下作
一串耳。集傳耜叶養里反。畝叶滿彼反。亦一韻。

播

彼百穀、實函斯活、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大全鄭氏曰、實、種子也、
麟按集傳活叶呼酷反。古義屋韻。含氣而生。是疏家精微語。

驛

驛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麟按集傳。達叶陀悅反。古義屑韻。驛達厭傑。字法各佳。注亦妙。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緜緜、詳密也、麃耘也、

孔疏○麃是芸之别名○緜緜、郭璞云、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絶也、

古義○說文云、緜聯微也、麃、通作穮、

鱗按上節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見受氣皆足不可以不芸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通解百禮只承祖妣

麟按集傳濟叶上聲然此節亦三句一截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補註）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

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

毛傳椒、猶飶也、

鄭箋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孔疏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曰猶如飶也、傳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

民者父曰胡、
輯錄酒扶高年○養疾病○
六帖張叔翱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
年○設燕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
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
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疏義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蓄積之厚、用度之周、豐年之慶也、

三句又因此時此處之所有而推言普天之下自古以來無不有極其贊美之詞

麟按此節集傳云今叶音經是與馨寧為韻也兹無韻未詳六帖則欲以馨寧經叶且兹叶為隔句韻釋文且又子餘反詩緝且又咀之平是也然不如古義直云三句無韻為直捷魯詩世學又云兹叶音熸即恐出於穿鑿不足辨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疏義朱子初本此下有下章於此一句

旻旻良耜、俶載南畝、

賦也、旻旻、嚴利也、

䟽義嚴整而銛利、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

麟按此二節、音叶並與上同、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

䟽義此以下八句、言耘耔之事、

輯錄○餽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謝氏曰、其餉則以黍炊飯也○

麟按○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也○方筐圓筥○

不○一○之○辭○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

孔疏、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蔷虞蓼、某氏曰、蔷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

故為水草也、蓼是薉草、荼亦薉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剌、釋文七亦反、

麟按集傳○糾叶其了反○古義篠韻○蕭廣蓼○小箋古義引說文○又以蕭廣斷句○不知孰失○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麟按土熱○坊本多作土熱○○按六帖引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

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其證也○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斂也、

孔疏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一遂則一酇、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

麟按百室○亦大概之詞○不必拘周禮說○集傳○櫛○側瑟反○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脣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六帖張丱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春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載芟篇題之下、則云此詩與豐年相似、下篇倣此、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矣○諸說紛紜、迄無定見、然經文曰殺時犉牡、蓋四方之牲、各從其方之色、曰犉牡、或是舉一以例其

餘、如小雅大田以其騂黑之例、則改本之説亦自可通矣、

古義四句無韻○未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

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

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孔疏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言自堂徂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鼒既絕

大、鼐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鼐、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
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鼐及鼒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者○取鼒為韻
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
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
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知使士升門堂
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
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
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

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後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說天子之禮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歛上而小口者、疏義此門塾之基○蓋門內西塾前之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顧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祭祀○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鉶在東房○几席兩敦在西堂○蓋升自西階○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降往於基告濯具○此則降自

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面以濯具告主人也○蓋此時主人在
阼階下東北上○放東北面而告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凡席不
洗者告具而已○牲在門外○故反告之○反者○復其故處也○充猶
肥也○腯亦在門外○鼎正當門○否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
大全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士冠禮
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
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
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孔氏曰、俅俅○人貌恭
順○安成劉氏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

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鉶於房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冪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鬲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重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

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嚴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眞可畫也、

通解此詩專主祭說、不可與飲對看、蓋祭中飲酒也○昔二句輕、只重其人○不重衣冠○壺貯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

麟按以上諸說○亦互有異同○姑列以備參攷○又無面引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朝上立而告之也○然今大全不載○○壺禁在東序○蓋禁○以側尊○鄭康成曰○如

今方素也。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廢禁。禁無足者。飾朱。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容一斛。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鼏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圓有面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陪鼎者。鉶也。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亦曰羞鼎。牲體皆享於鑊。然後肉胥之鼎。羨納之鉶。登是其用之別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休竝叶基韻。或基鼒竝叶紑韻。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六帖遵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遵養非觀變守匿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時也○師者師其意非師其跡時中之理與

時偕行也、故曰、千聖之心、萬古一道、

麟按集傳、造叶祖候反、疑與受字爲韻也、前四句以晦介爲韻、

後二句以嗣師爲韻、彙詩世學晦叶呼外切、集傳嗣叶音詞、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

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

云爾、

大全建安何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

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

節、故以詩爲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
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
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
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
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
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

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疏義保有者○信之專任之久○綏萬邦者○會朝清明○萬姓悅服之日也○定厥家○則國勢確乎不拔○建官位事○而致垂拱之治矣○

○綏萬邦○屢豐年○征伐之當天心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止也○所以眷之者不已○使其任賢亦不已○用以經營天下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詩意○本○謂○武王於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懈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爲莫

○○○非天也

古義左傳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竹書紀武王克商之明年、其秋大有年、舊說皆引老子言、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謂武王誅無道以安天下、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而獲豐年之報也、厥士、謂皆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分封為諸侯者皆是、書康王之誥篇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此不專指周召言、周召為東西二伯、乃其統領之人耳、按時邁篇言、載戢載櫜、以求懿德、則兵革不試、帶礪妥如、故能保有厥士、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制運量乎

四方也○按書武成篇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皆可以厥士稱○然建官位事○乃王朝之職○此舉于以四方為言○其為特指列爵分土者可知矣○克能也、克定厥家者、朱善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四方安定、而後克定乎厥家也、

麟按此詩語以層遞相足○即不能知其連截○疑亦無韻○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孔疏 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

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賚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己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

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通解按此詩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曰文王既勤止○曰數時數思○曰於繹思○皆見文王之功也○篇中我字○皆是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意○注中子孫○亦是指武王言○

解按此詩前三句以之思為韻○四五句以定命為韻○而末句思字仍與之思叶○節次略與生民末章同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

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疏義隨山喬嶽即高山而墜言之耳山言隨嶽言喬則山之高者至此極矣〇翕收斂也允猶翕河猶言泛河水之安流也〇隨山喬嶽指一處言允猶翕河則四嶽皆徧矣言此以見嶽瀆具徧而勞之甚〇巡行祭告朝覲諸侯涉險於遠非徒然也以天下之人心仰望如此得不有以答之乎斯命也周天子之命也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化矣

大全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

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古義陟、說文云、登也、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陳澔云、中者、平也、巡守而祭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也、爾雅云、巒山曰墮、說文云、山之墮墮者、郭璞云、山狹而長也、按月令疏云、似方非方、似圓非圓、是也、祭法謂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墮山也、喬、通作嶠、說文云、山銳而高也、嶽、五嶽也、白虎通云、嶽之爲言埆

也、墉功德也按喬嶽與高山、文異而實則一、尊之為嶽、所以別異於諸山也、書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劉向說苑云、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裒爾雅訓衆多、又訓聚也、按說文有褎字、無裒字、衣之博裕者名褎、故顏師古訓褎衣為褎大之衣、以其廣大有餘裕、所以爾雅轉訓衆多、又轉訓為聚、然則裒字乃褎字之訛也、時周之命、解與賚同、亦丁寧之語、

麟按嶞山喬嶽○實高山○也○非二樣○翕河○然○景語不重○只重編四嶽○故下但云又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韻是注腳○古義○通篇俱無韻○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 終